

畢德忠

前言

剛過去的父親節，神父在講道中提醒我們：「良好的父子關係來得不易要好好珍惜。關係破裂了要盡快修補，不要帶著遺憾過活。就算父親離世了，我們都要在他墳前和他修好。這個我們一生最重要的關係受着許多內外的因素影響：生活環境、性格的差異、代溝、落空的期望、不良的溝通……等都容易把這份生命的祝福不幸地變成生命的詛咒。」

彌撒後我對太太說，我是蒙受祝福的。因為我對爸爸沒有遺憾，對兒子也沒有。一個星期不到，爸爸選擇在一年中日光最長的一天離世了。爸爸真的走得累了，是時候回家歇歇了。

爸爸生前我沒有送他什麼禮物。希望記下爸爸生平的小故事，一方面悼念他，另一方面作為送給他的禮物吧。

手錶

九七年五月，爸爸和媽媽從香港來溫哥華探望我們。在我家中住上了兩個月。因為爸爸擔心香港回歸後政局會有變，怕他們以後來不了。他說當他們還可以自由出入的時候就來看看我們。加上他們七十多歲了，能走得動的就走一趟吧。他們決定在溫哥華我家中慶祝香港回歸。事後看來，當然是他老人家顧慮多了。香港回歸後出入自如。倒是他們不習慣在老外的地方生活，不再來了。

當他們在我家中作客時，有一天飯後閒話家常，爸爸提起了戰時的往事。

中日戰爭爆發。天津老家淪陷了。為了逃避戰火，爺爺舉家移居上海。爺爺是海員在長江流域的貨輪上工作。媽媽說那年頭能攢「袁大頭」算是不錯的職業了。中日戰爭已打了好幾年了。要找到一份能謀生的工作不容易的。幸好朝裡有人好做官，爺爺在船公司裡張羅了份差事給爸爸。

爸爸在船上給人洗燙當後生，往返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重慶。爸爸和爺爺在各自的貨輪上工作，能在上海家中碰頭的機會不多。爸爸當了海員

兩年多，爺爺就遇難不在了。聽說出事當天，爺爺本來已經離開了貨輪，但發覺忘記帶錢包，回頭找錢包時，被戰機的機槍掃射死了。後來爸爸去過他12月的港口，想尋回他的遺體。但是談何容易，兵荒馬亂，天地蒼茫，哪裡還找到爺爺的踪影呢。爸爸那年二十歲。

爺爺離世後，姑媽很傷心！她怪責爸爸狠心，爺爺死了，爸爸都沒有哭過。爸爸辯駁說：「人都死了。哭有什麼用？我們還是要過活的。」每一次爸爸重覆這段往事時，他都重申一遍他的處世哲學。後來為了過活，爸爸沒有因爺爺的厄運而不再當海員而去幹一些風險較低的工作。

俗語說行船跑馬三分險，戰時在長江流域的貨輪上工作真的很危險。要打勝仗，首先要中斷航運，切斷敵方的補給。爸爸工作的貨輪便成了戰機侵襲的目標。爸爸說有一次戰機來轟炸。他嘗試尋找躲藏的地方。不知什麼原因改變了逃跑的方向。炸彈就在他本來要去的地方落下來爆開了。又有一次爸爸在甲板上工作時，戰機突然來襲。他只好把救生艇當掩護，圍着它轉。當子彈從左邊掃來，他就往右邊躲；當子彈從右邊掃來，他就往左邊藏。終於他又逃離了鬼門關。但是幾個同船的夥伴就沒有這樣幸運了。因為一時情急他們就往水裡跳，沒想過江水無情只會把他們暴露在炮火下，結果都被射殺了。

爸爸淡淡說完了這些往事，便把手上帶着的手錶除下來交了給我。他說九七後不知香港有什麼變化，留下這隻錶做紀念吧。不知道爸爸那一天在想什麼？是否想起六十多年前在長江港口的那一天，他在趕船卸貨的人羣中打聽和尋找爺爺的遺體。可惜他什麼都找不到，連一點兒的遺物作紀念都找不到。

我就這樣收下了他的手錶。收下了六十多年前在長江港口，他無法找到的紀念吧。

註

¹袁世凱頭像鑄於幣面的銀元貨幣